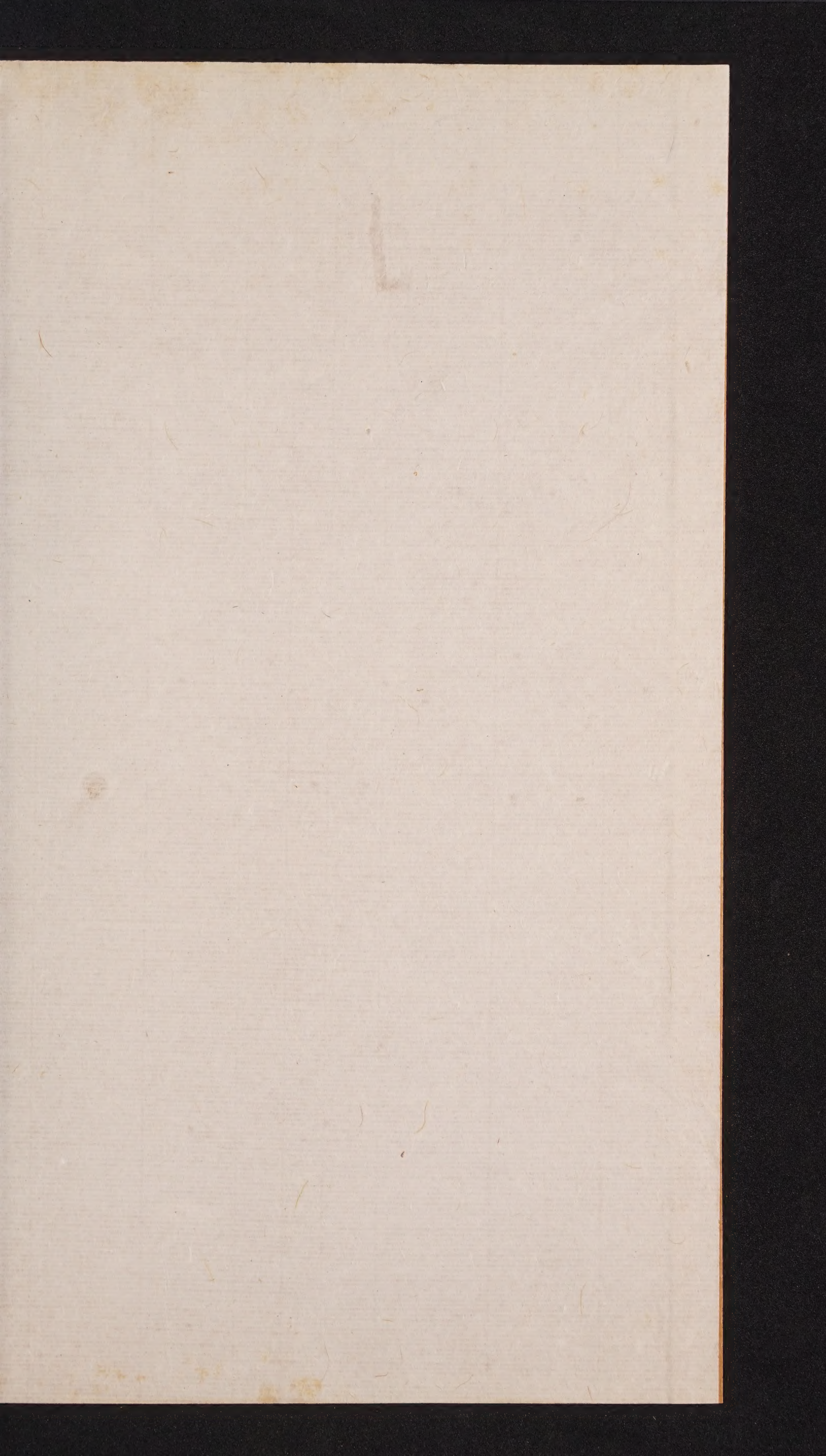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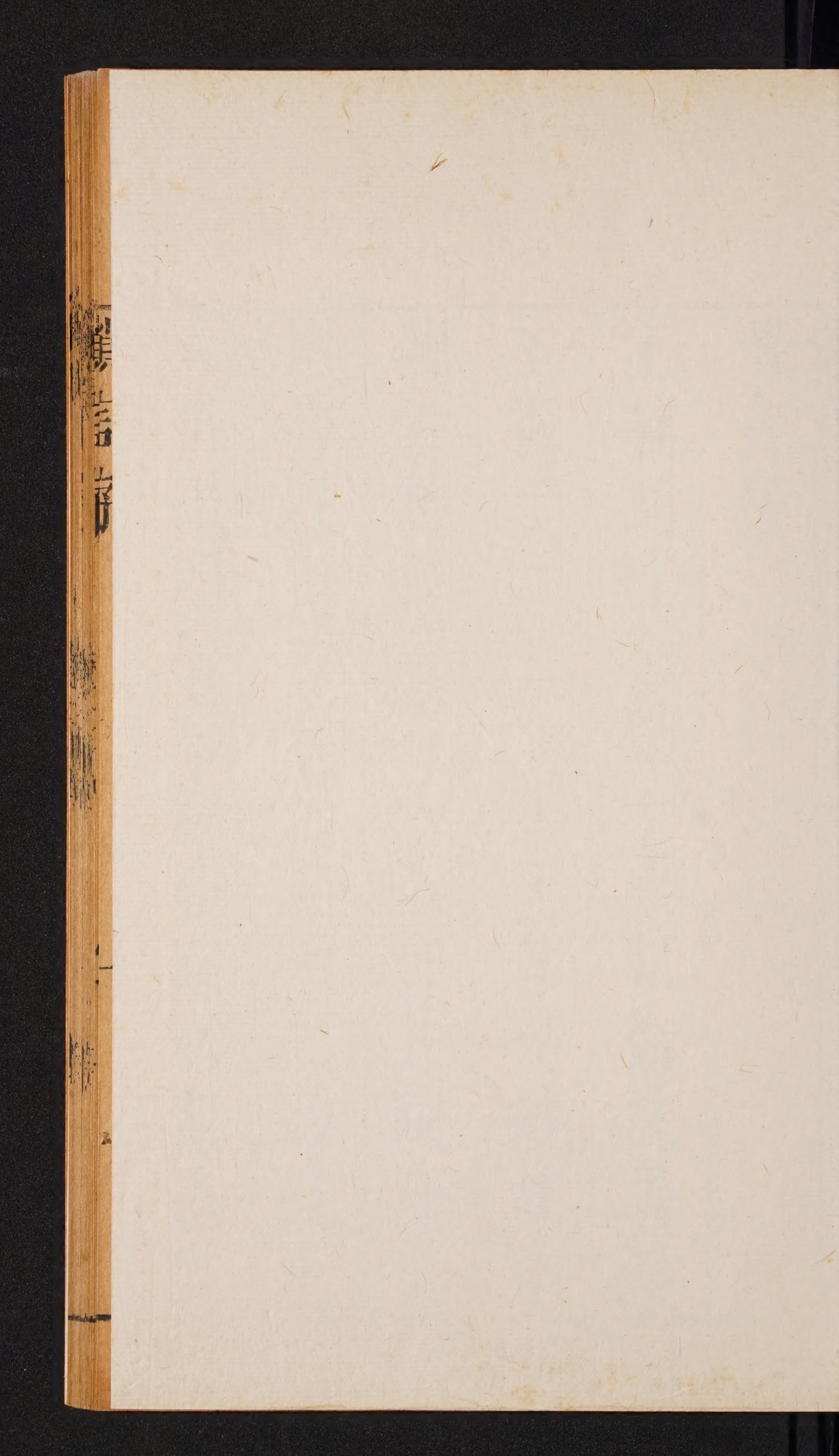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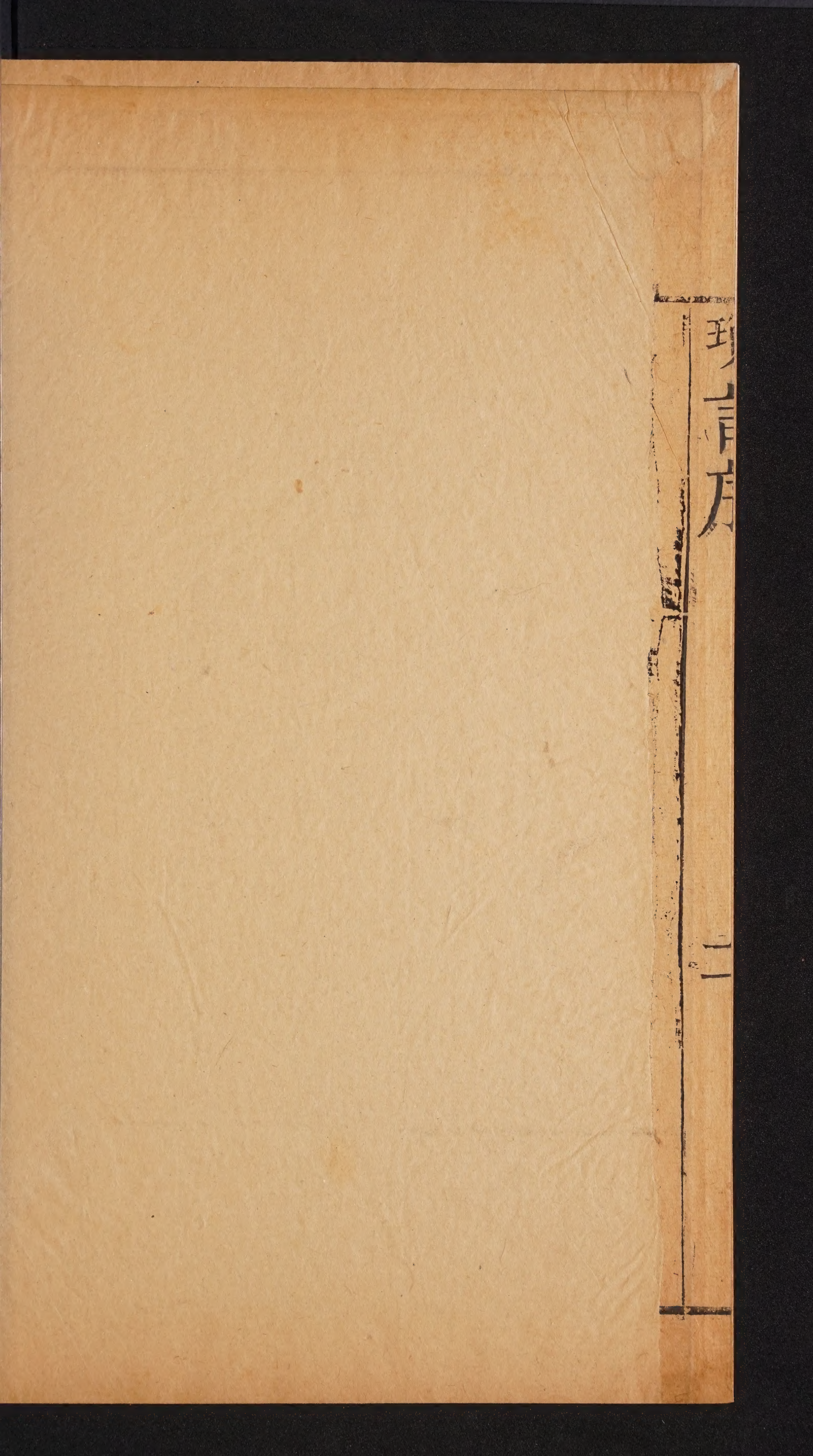
瑣言序

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衛洗馬繼
玉振于江表惟其理會要妙故令
聽者神移言不入微即片詞亦繁
稱焉穀山瑣言惜其讀之易竟也
夫出語明通竊寐亦靈徹無念道

人所以樂與之言其言曰佛經以無念爲正受欲并言而去之而況容夫瓅設猶惜其易竟道人所不受也因知天下事瑣屑者皆小見也道人所謂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

事擔得起小事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或亦病其瑣言乎噫果以言瑣而小之道人亦覺爲贅矣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二十四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璅言　于穀山元本　附夢語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

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爲名。恐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爲才。恐小人之彌縫者借焉。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爲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栢也。更葉而不更條者。衆

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亂之萌也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失常在大臣激之失常在小臣大臣怠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

爼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盡而上之所以責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典禮大賞罰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至於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

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内未嘗以錢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如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厚爲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爲名而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小臣不守官國家之事何以賴焉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哉有唱而後和有鋭而

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

靖難之舉有許大事體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爲處女當銳則爲脫兎豈係風氣哉

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

太過則變以刻成牽制太過則變以懦失此禍
亂之所由興也
君子欲爲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
有不必用之心則其身可去可留而寵辱得失
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以
尨注者巧也古人所爲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
奬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
大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大

有益于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少成功也。

當事之人。如柁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柁師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蹴地連天。柁師可以見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尺寸不能進。

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謂以心妄念是已智故是已陰謀是已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怒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禀本有厚薄然人能善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刻畫相同則久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夢語

于子臥病兩月五火內燔腎腸焦灼呻吟宛轉

不知夜旦禱祠醫藥雜然並陳而不能起也如夢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念道人呼予而箴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爾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戕得之性情不調而念滋分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憎爲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忌而牽於念故子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

蘊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情寡其思慮盎然游于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歷歷可數百言凡十許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諸牘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不明大事丢得下小事丢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

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舛也夫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必多而脫灑矣必少矣不病何爲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無敢狎矣人之瀆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則無敢瀆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不能悟而子慍。慍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慍。慍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怨者自戕。莫如不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綫之情。如拔子之於人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消也。骨肉之恩。祟朝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刻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凡吾有患。爲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閒事莫管。閒氣莫生。閒話莫說。閒書莫

讀

道人曰夫賢爲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傷焉貴爲賤役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焉故賢毋爲愚使貴毋爲賤役幾無事矣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疎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道人曰視親如疎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止念之念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爲正受

道人曰夫望而許者不足以爲德逆而距者適足以爲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

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怨乎。

道人曰。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忽。故慎字

從心從眞。

雜記序

初得穀山璅言已備生人當世因應之妙及得雜記又令人遊心晉魏漢唐間也何多識乎自昔珥筆之所遺闕不獲入記載掌職者何限自非私史如謝承之書華嶠之

典。張勃之錄。何法盛之說。不幾探玄珠而末由乎。則稗官野史。正不可與燕說郢書共短也。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二十五

西湖何偉然仙儺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雜記 于穀山元本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荔漢以斬蛇劒爲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劒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爲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莽頭亦此意也此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汚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鴈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葬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

復出人間矣。五代賊帥温韜。盜伐唐帝諸陵。見昭陵宮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眞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百牙盤食。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即

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至是濫而爲百耳。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然未考其制。及敬宗卽位。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爲料也。沉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年歲。心節獨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附子橫陽等號。可爲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

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不足哉。

南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葢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狻猊。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狻猊日食一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狻猊計之。主者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貲如此。使如宋之艮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夷所獻。獅豹鵲鴒。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壯士千人。豈不惜哉。

景隆二年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爆作樂即唐時諸人守歲侍宴詩也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后阿爹遂為千古笑柄今徒艷其詞若與雅頌同音豈知其事鄙褻如此李嶠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為口實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為公主督造府第時謂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臣

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人分祭其先壠。時謂之勅使墓戸。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云。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攷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音。廼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逐之。卽此

一節○緣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爲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野豬之諷○有旃孟之風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

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閹寺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笑然因其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亦大奇矣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爲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之爲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蠱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蠱對食之由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故木蘭辭中有掛鏡貼花黃

之句。第不知黃眉黑粧。若爲點畫耳。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裹頭内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卽其遺制也。

唐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爲一色。此服乃妖也。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時。命内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

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跽拜謝君王。可見當時宮女不作男子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贄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拜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崧屯宛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年十三師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内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

與參謀議。此一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

鼓衆擾徒。竊其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況神明

之主哉。

克用爲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

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爲不可。曰。王昔

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萬

一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

止。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

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而興者克用是也

王莽發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羣鳥數千啣泥土投穿栗太子莽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耶將或使之耶

温韜遍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絶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

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爲一詩詆之云
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可依泊得
道旁郵舍牛豕溷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
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爲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千年雹焰猶能作腥臊
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盜跖膾人肝以爲脯葢寓言也然亂世羣盜眞
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即曰啖醉人

肉如啖糟豘。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以好酒呑人膽。曰。呑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六道推之。殆夭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爲粮。生投碓磑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僇。焚蕩殆

盡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粮。車載鹽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無食。取婦女幼稚爲軍粮。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刼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卞京人戶之衆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

門出死亦且數萬卽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家張氏生男甫及周歳暴長尺許容貌異常皤腹臃腫見人嘻笑如世所畫布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世以紅巾爲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敢挽此葢前代所

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

而舉以爲妖過也







